

Pulau Blakang Mati 杨姓福建岛民说古

今年是圣淘沙岛蜕变为休闲胜地的50周年纪念,也意味着岛民迁离家园已半个世纪。当年居住在岛上的华人超过90%是姓杨的福建人,来自中国同一个乡镇。已年过古稀的他们现在多数住在直落布兰雅一带,不时仍会聚首,回味当年小岛悠然自得的日子。

圣淘沙(Sentosa)这个名字于1972年正式诞生,在马来文指“和平与安宁”。在这之前,它称为“Pulau Blakang Mati”,这个马来名字可追溯到1600年代。按其意思翻译的中文名是“绝后岛”,但岛上华人并不这么称呼,而是音译为“勿拉江马地岛”。

杨姓岛民来自兀兰
上世纪17世纪岛上已有靠捕鱼为生的“海人”(Orang Laut)居住,后来成为英国的战略重要基地。

上个月的一个午后,在新加坡美山杨氏家族秘书长杨牧锟的召集下,记者与三位杨老先生约在直落布兰雅第11座的熟食中心碰面,接着拜访另一位住在附近的90岁长者。

杨牧锟(75岁)和杨添明(80岁)告诉《联合早报》,勿拉江马地岛上的居民很多跟他们一样,原本住在兀兰一带。二战时日军侵略破坏生计,战后一名来自中国福建东山美山的杨氏人士“红猫公”(外号),号召同乡到岛上的英军基地工作,如当清洁工和杂工。

杨添明说:“我在五岁时亲眼见到父亲遭日本军杀害,非常残忍。我们后来搬到岛上,基本上是自给自足,就种菜养鸡之类的。再长大一些,

我就去帮忙开船。”从码头到新加坡本岛的摩哆船可载12个人,一趟收费三角,新加坡的起落点是在九号门(现在港湾城一带)。

全岛出一名大学生
每天早上会有许多人到新加坡本岛上学和工作。勿拉江马地岛上原本只有非正式的私塾和夜校,后来创办了新华学校,但最高教育只到小学四年级。杨牧锟说:“之后要读五年级和六年级,就得到本岛的爱同和崇福等学校,中学就到华中和中正等。要坐船又要转巴士,很多人后来都放弃了,所以岛上只出过一个大学生,就是新亚出版社创办人杨天助。”

几位杨老先生都说在岛上没有什么娱乐,和所有甘榜小孩一样捉鱼爬树,有时会跑到英军炮台攀高爬低。到新加坡本岛看电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他们多数是到直落布兰雅路近石叻门(也称十号门)的仙尔戏院(Ciros Cinema)看露天电影,戏票是一角钱。戏院后来主要放映印度片,现为恩典堂(Grace Methodist Church)。

务农人家经济活动有限
小岛的华人居民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:较高处的上万山(现在的Serapong高尔夫球场一带)和平地的下万山(圣淘沙名胜世界一带)。

杨添明和靠捕鱼为生的杨春生(79岁)是住在上万山的邻居。杨春生从小就跟着父亲捕鱼,他说:“岛上只有几户渔民,我们撒网捕到的鱼,有些卖给居民。不过岛上的居民有些会自己捉或钓,我们



勿拉江马地岛的码头,岛民从这里乘船到新加坡本岛

也会拿到本岛去卖。当时海产很丰富,什么鱼都有,像是石斑之类的。”杨家的捕鱼工具后来捐给圣淘沙做展览用。

杨春生也提及附近海中央有奎笼,居民有时会划船到那里买鱼。

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务农为生,所以岛上的经济活动有限,只有一排商店。八间店面包括三间杂货店、三间咖啡店、一间钟表店兼相馆、一间裁缝店。钟表店兼相馆由一名许姓人士经营,老板娘是一名护士,也是岛上唯一的接生妇,许多宝宝都是经由她的手来到世上。

其中一家杂货店“三源”,是杨牧锟的父亲经营的,主要从本岛采购一些新鲜肉类和蔬果卖给居民。另一家杂货店“美山”以洋货为主,有卖一些罐头食品;老板会说英语,所以有兵营的洋人会去光顾。

兵营虽然和甘榜在一个岛上,从早期的洋人,到后来的辜加兵,基本上很少到甘榜活动。

杨福川(90岁)和太太杨

受计(84岁)在高尔夫球场工作,杨福川在俱乐部更衣室工作,杨受计则在球场填洞修草。他们在搬到新加坡本岛后,每天会乘坐一趟三角钱的摩哆船回到岛上的高尔夫球场工作,直到退休为止。杨春生和其他小孩也有去当球童,运气好时会得到五元至20元的小费。

杨福川和太太分享了好些在高尔夫球场上拍的照片,他说:“以前我们哪里有钱买相机?那是一个英国人留下的,我们捡起来修理了,竟然还能用,所以就拿着它到处拍。”

岛民每年神诞日聚集庆祝

勿拉江马地岛有超过九成华人姓杨,少数他姓人士,如到兵营当厨师的海南人。来自中国同个乡镇的杨氏岛民,多膜拜辅顺圣侯(也称“舍人公”),在岛上组织了新加坡美山杨氏家族,组织有向社团注册局注册。秘书长杨牧锟说,当时登记成为会员的家庭约120户,按一个家庭有八至10名成员计算,岛上华人居民应该有1000人左右。

随着政府的重新发展计划,岛上居民在1973至1975年间陆续搬到新加坡本岛,主要集中在直落布兰雅,也有一些搬到亨德申。直落布兰雅湾第22和第23座的前岛民最多,他们现在还经常在附近小贩中心喝茶聊天。

另一个将前岛民聚集在一起的日子,是每年农历九月十四日辅顺圣侯千秋的三天庆祝活动。往年那个时候会在直落布兰雅湾31街的杨氏大厦举行庆典,疫情暴发以来已暂停两年。

前岛民希望今年可以恢复庆祝活动,让大家有机会再聚首,毕竟大家都已七八十岁,聚一次是一次。

回首来时路,虽然他们都很怀念岛上单纯的甘榜生活,却也感恩有机会搬到本岛。杨春生回忆道:“记得刚搬到组屋时,大家觉得压力很大。当时一间三房式角头间要1万5000元,不是角头间的也要1万3000元。我们以前住甘榜屋不用钱,也不必缴水电费,自己种菜养家禽,没有什么花费。后来大家渐渐适应,找到工作,有了更美好的生活,子女也有出头天。”

原本开摩哆船的杨添明,后来港务局开拖船至退休。前岛民并没有回到圣淘沙岛怀旧,因为它变身成为一个旅游胜地,昔日的甘榜已荡然无存。

圣淘沙走过半世纪
1972年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举办一项命名比赛,“Sentosa”脱颖而出,中文译成“圣淘沙”。

配合今年50周年纪念,国家文物局与圣淘沙发展局合作推出“圣淘沙历史步道”。30处景点分布在三条主题路线:甘榜与营房、炮台、重温圣淘沙昔日好时光。沿着炮台路线,可在西乐索码头看到许多军事防御设施。(来自《联合早报》文/陈爱薇)

人生得意终有时

风光时莫骄狂,
失意时莫气馁,
且看,红彤艳丽牡丹花,
还得绿叶来衬托,
失去扶持的绿叶,
牡丹花儿再红艳,
亦将失去其色彩。

王芳诗三首

雅加达:王芳

老有所乐

来也匆匆,
去也匆匆,
忙忙碌碌过一生,
一二三晃不觉间,

乌发既已变银丝,
银发丝丝簇群友,
老有所乐心放宽,
放下一切不顺事,
保健养生才硬朗,
健健康康就是福。

世上无悔药

处事三思而行,
务必谨慎思考,
后为之,
才能事事办得妥,
当知不妥方追悔,
世上没有后悔药,
追悔只有徒伤悲。

廖省:林越

近5年来,随着美国对中国围堵遏制的升级,澳大利亚也跳得最欢。2018年,澳政府禁止华为设备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,理由是国家安全风险。2020年5月,澳大利亚铁矿石疯狂抬价,一度突破每吨230美元,比2019年仅为每吨108美元暴涨达113%。

中国于2020年10月宣布对澳大利亚牛肉、大麦、葡萄酒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,可能也对煤炭进行限制,以“口头形式”交代中国港口不许卸载澳大利亚的煤炭。尽管澳政府强调其主权自由不会受影响,但这显然是澳洲“抵制华为”、“南海航行”的现眼报。

彭博社当年11月4日称:“中国已下令停止进口7个类别的澳大利亚大宗商品,其中包括煤炭、大麦、铜矿石及铜精矿、食粮、木材、红酒和龙虾等,是迄今为止中国对澳商

品最广泛的打击行动。禁令的生效日期为11月6日。据说,棉花也将被限制。香港《亚洲时报》评论:“中国购买了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产品,并向澳大利亚各所大学输送了十几万留学生,加上大量的中国游客,中国对澳经济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。”

澳国立大学教授休·怀特2020年12月就中澳贸易冲突说:“为了短期的掌声而糟蹋最重要的对华关系,这是糟糕的政治,也是糟糕的政府。”澳方的过分言行令中国“不快”,他提醒注意中国的一句成语——杀鸡儆猴。如今,澳洲恐怕就是那只下场很惨的鸡。

《观察者网》2021年5月4日称,澳国防部长达顿透露,该国已重新审查中国岚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,考虑是否强制让中企放弃

租赁权。澳洲毁约必将进一步损害去年以来已经急剧恶化的中澳关系,也会影响国际对澳洲的信誉及主权风险评估。

莫里森执政时期,澳洲以美国马首是瞻,对美国言听计从,美国的确实给了些好处,但澳洲却因反华损失惨重,在经济方面吃了大亏,使莫里森声望大跌而败选。今年5月,澳洲迎来了新总理,阿尔巴内斯(Anthony Albanese)正式上任,但他会改变过去的错误吗?

对于澳洲来说,最重要的“靠山”仍旧是美国,所以阿尔巴内斯刚上台,24小时内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,与正在日本访问的拜登会面,美国趁机加强了四国集团的对话。阿尔巴内斯在日期间对华表态,气焰嚣张。称澳洲与中国的关系仍处于困难时期,不是澳

洲变了,而是中国变了,澳洲将继续捍卫自身的价值观。却不提澳洲率先主动挑衅的事。

最近,拜登在亚洲“呼风唤雨”,享尽“老大哥”殊荣,受到韩、日屈膝奉迎。在“印太经济框架”及“四方安全对话”更是“指点江山”,似乎要把中国压制得不能透气。

不料,中国外长却要访问南太平洋岛国,美国急得跳脚,担心再出个“所罗门群岛”;澳洲坐不住了,派外长“抢先”访问斐济。美国随即宣布斐济成为“印太经济框架”的第14个初始成员国,是首个加入的南太岛国,使经济框架所涵盖的面积有所增加。

评论分析印太框架的本质依旧“美国优先”,说白了是为美国服务的。因为美国一直缺席亚太经济合作,拜登这

么搞是想在亚太地区另起炉灶。为了推进地缘战略而创立的新规则,目的是将中国孤立中国;但美国如今是眼高手低了!

6月5日,澳总理阿尔巴内斯启程往印尼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,以加强与这个正在兴起的亚洲邻国的关系。澳洲需要与印尼建立更紧密的联系,他说:“印尼是我们最亲密的邻国之一,这就是为什么我承诺尽快访问。”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合作友谊,我的政府将与印尼合作深化这一点。但印尼不会忘记澳洲鼓捣“东帝汶”的惨痛教训。

陪同阿尔巴内斯一同出访印尼的包括外长黄英贤(Penny Wong)、贸易部长法列尔、工业部长胡西奇、议员高斯林以及一些澳洲商界领

袖。黄英贤说:“我们在促进一个主权得到尊重的更加繁荣、稳定和安全的地区方面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。”她能言一行一致吗?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月7日应询时说,5月26日,澳方一架P8A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抵近侦查。澳方军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,逼近中国领空,威胁中方主权,中国军机采取专业安全、合理合法的手段强硬驱离。“我们正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径,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,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。”

美国的军机、军舰屡次被中国海空军驱离,力度逐年加强,让美军心存忌惮。如今开始叫“小弟”上阵到中国南海进行试探和挑衅,若不给他们一点苦头吃,恐怕还会食髓知味、蹬鼻子上脸呢。澳洲新总理既然继续反华路线,就让他见识太极推手及罗汉拳吧!



童年刘皓怡拜高道生为师

4、长拳螳螂门
1979年台湾媒体CTV杂志,在一篇《刘皓怡与中国功夫》的封面报道中,有这样一段记述:

为了强身,身为么女的刘皓怡,从小就随家人练国术,她的爸妈练的是太极拳,两位哥哥、一位姐姐和她,练的则是属于北少林一派的长拳螳螂门。

十多年来,她从长拳螳螂门总教练高道生那里,学会了刀、枪、剑、棍、钩、双节棍、峨眉刺、月牙等十八般武艺,每天起码练上两个钟头,一直不曾间断。

刘皓怡的老师高道生是

椰城一帘烟雨

——台湾影星刘皓怡小传

■ 闻喜

头,浓重的眉毛,长方型脸,手上拿着一张纸,低眉垂眼,像在宣读什么。案上供着王松亭的灵位,上书“武圣先师之灵”。

父母与哥哥、姐姐都在场见证这一幕。隆重其事,是为了明志笃行。一方面师父真心收徒,传授技艺;另一方面徒弟诚心拜师,不轻言放弃。

拜师前,高道生在教习皓怡哥哥、姐姐时,会对跟在旁的小妹点拨一二。皓怡学来并不太费工夫,尤其是扎马步,又稳又牢。“要学打,先扎马”,扎马步是任何门派都要练的基本功,底盘稳,出拳才有力。孺子可教,遂收为徒。

皓怡成人后,参加武术表演或比赛,多有斩获。其实她本人对比赛不太关注,常常是师父为她报名,她以平常心参赛,反而没有压力,发挥得更好。

有一次,在台北举行“中日”国术表演会,皓怡登台表

演螳螂拳,动作干净利落,举手投足,都充分表现出力与美。媒体报道称,现场三十多名日本大学生,对刘皓怡的表演大为赞赏,掌声连连。

高道生不只是教功夫,也在塑造一个人的品格。严师出高徒,刘父曾对高道生说:“不要因为我们是兄弟就有所顾忌。孩子交给你,该打该骂由你!”刘父当年因为投军,把儿时所学武功荒废了,但习武之人那种勇猛的精神,已融入血液。

皓怡儿时习武,已有乃父之志。无论父母还是师父,都教导她凡事要坚强面对,痛了也不要叫出声。小时候打预防针,她会想:“打针有什么可怕!”看到别的孩子哭,就觉得好笑。后来拍戏,再危险的动作都亲自上阵,很少用替身,受了伤也坚持把戏拍完。

高道生师承王松亭的螳螂拳,结合长拳精要,自成一派,故称“长拳螳螂门”。长拳

螳螂门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拳法螳螂拳的发展。

明末清初的山东人王郎(即王文成),年少时赴少林寺习武。有一次,他看到螳螂捕蝉,灵巧而又激烈,以草戏螳螂,更见其进退有据,擒纵得法,且长短兼施。故根据螳螂攻防动作,编制了一套拳术。经过数年不断丰富和改进,在实战中具有明显优势。

长拳是中国北方自古流传的拳术。其快如流星,势如闪电,可以退举遥击,进退疾速,远则取其势,近则取其质,横斜回环,连绵不断,故谓长拳。

台湾武术界对高道生的长拳螳螂门派,推崇备至。2017年4月30日,在高道生百年冥诞之际,举行了一场长拳螳螂门四十周年庆。除了本岛徒弟徒孙踊跃参会,还有来自日本、东南亚及欧洲的门徒。

应师弟邀请,皓怡专程从印尼赴台参加纪念活动。她登台致辞时,回顾往事,重温旧情,缅怀师父的英灵。

媒体报道称,在高道生众多弟子中,难得练就刘皓怡这样一位“武林公主”,可谓巾帼不让须眉。

不让须眉。

1961年某一天,对武林高手常怀敬畏之心的刘父,雇了一辆车,恭恭敬敬地接载王松亭、高道生来到空军眷村。师父和师父在院中教习皓怡大哥、姐姐武术时,刘母就在厨房准备酒菜。

吃饭的时候,一桌四个人,三个山东人,一个安徽人,大家吃着菜,喝着高粱酒,操着各自方言,谈古论今,尽欢而散。

台湾于2018年出版一本书《铁路臂王松亭》,称其为“一九四九年大陆来台第一高手”。王松亭,生于1893年,山东省福山县人,自幼对于读书毫无兴趣,因此弃文学武。时值清末,国术盛行一时,遂不图科举,考武状元,也求健身自强、保卫乡土。

1955年,台湾首次举办国术比赛大会,地点在台北“三军球场”,为台湾第一次公开比武。王松亭技压群雄,成为当之无愧的“国术第一高人”。王松亭还曾与美国黑人拳王在台湾打擂台。

1964年,王松亭在台湾逝世。

(未完待续)